

890

戏剧小品集



丹东市群众艺术馆

编 印

编者的话

时逢庆祝建国四十周年，戏剧小品结集出版是奉献给祖国的一份薄礼。

一九八九年，是我市广大业余戏剧爱好者值得回忆的一年。这一年，市群众艺术馆会同市总工会、市精神文明办公室举办了两次戏剧小品创作笔会。有四十多个小品先后在《市职工文艺调演》、《市风小品比赛》、《市戏剧小品大奖赛》中同观众见面，许多作品获得奖励和好评。

本集编发的作品，是我市业余剧人辛勤耕耘的收获。这些作品或在内容上有新的开掘，或在形式上有新的探索。品类较为齐全、话剧、哑剧、喜剧、闹剧、讽刺剧、荒诞剧一应俱全，艺术特色也各具异彩。读者可以细细品味。

《丹东戏剧小品集》记录了我市广大业余戏剧爱好者艰辛的足迹。在未来的日子里，愿更多的人走上这条路，或挥戈跃马，或蹒跚学步，可以相信，有大家鼎力相助，戏剧的前景是光明的！

一九八九年十月

目 录

• 话剧小品 •

阳 台.....	王金力 (1)
邻里之间.....	尹丽华 (8)
夜深人不静.....	许文仲 (16)
喜泪悲歌.....	张恒臻 (22)
意外的笑声.....	董以信 许文仲 (28)
两双皮鞋.....	尹丽华 (35)
气不打一处来.....	常 乐 (43)
这不是喜剧.....	赫乃炎 (49)
假的好.....	官 岩 (56)
酒星、舞星、灾星.....	白文喜 (61)

• 荒诞小品 •

倒爷梦.....	臧玉琪 (65)
白娘子开店.....	臧玉琪 (70)

• 喜剧小品 •

如此乞丐.....	原泽浦 (77)
想得高.....	董以信 (85)
大花脸.....	马传勤 (93)
卖 药.....	毕万胜 (98)
剪彩趣闻.....	犀 之 (104)

• 哑剧小品 •

电火锅.....	毕万胜 (110)
----------	-----------

• 闹剧小品 •

不该发生的故事.....	曲永安 孙盛 (113)
戏剧知识.....	(27)
编者的话.....	封 二

话剧小品

阳 台

王金力

时间 现代，某日晨。

地点 某市居民区。

人物 老曲——离休干部，男。

老何——退休干部，女。

【舞台正中是一幢楼房的两个阳台，阳台连在一起，中间有花墙相隔，阳台四围有镂空图案，故阳台外可看清阳台内的活动。

【节奏强烈的迪斯科音乐起，老曲自一侧屋门出，走上阳台，被楼下跳迪斯科景象吸引，不由自主跳起老年迪斯科舞，舞姿不很规整，节奏感却极强，渐渐进入陶醉境界。老何至另一侧房门出，老曲闻声慌忙退回屋内。老何伸展一下腰身，也随曲跳起老年迪斯科舞，舞姿浪漫、舒展。老曲探身偷看，脚下不慎踏出声响，惊动了老何。

何 谁？

曲 （做刚睡醒状）啊，是老何呀，什么时候来的？

何 昨天，你呢？

曲 也是昨天。

何 来看看孙子？

曲 人家都去旅游了，让我来看门。你呢？到姑娘家住两天？

何 巧了，也是出去旅游了，找我来看家。

曲 (同时旁白) 不对呀，不是说要给我们“拉勾拉勾”吗？

何 都走了，谁给我们“拉勾”呢？噢——是让我们自己
“拉勾”哇！

何 (不好意思地) 老曲，你退了？

曲 退了，你也退了吧？

何 不退哪来的闲空啊！

曲 是啊。

何 (由衷地) 过去寻思退下来就轻松了，可真退下来……
咳！(摇摇头)

曲 闲心难忍啊！

【老何觉得难为情，老曲也觉察出话不妥，有些发窘。

迪斯科舞曲中，二人朝楼下看，寻找新的话题。

曲 看这些人跳的真欢呢！

何 可不是，如今这老人跳起迪斯科，比年轻人还上劲
呢！

【二人观看，老曲腰身情不自禁地扭动起来。

何 (惊喜地) 老曲，你会跳迪斯科？

曲 (一惊，忙掩饰地) 不，不！我不会跳，这么大岁数
了，还跳那玩艺，让人看了贱乎乎的，你说是不是？

何 (尴尬地) 是啊。

曲 老何，你会跳吗？

何 (委心地) 不会、不会，我才看不上那些人，蹦蹦跩跩
象个轻佻鸡似的。

曲 (附合地) 可不是，少要活泼，老要稳重，舞舞扎扎，
象黄鼠狼掰爪儿似的，干什么呢！”

【话不投机，两人都不想再谈下去。

何 （试探地）老曲，你……还一个人过？

曲 啊，一个人过。

何 （进一步试探）怎么样？

曲 （心有苦处，却强装硬汉地）挺好，腿肚子贴灶王爷，走哪儿哪儿是家。你呢？

何 （只得跟着充硬）也一个人，还一个人好，清闲、自在。

曲何 （同时地）这“拉勾”啥呀，不是越“拉勾”越远吗？

何 （借故）我该回去收拾收拾屋子去了。

【老何下，老曲望着老何的背影沉思。

曲 （不解地自语）差哪儿呢？

【老曲沮丧地下，老何复上，手拿床被单搭到阳台中间的花墙上，用以遮挡另一阳台的视线，自得其乐的跳起老年迪斯科舞。老曲上，见花墙被遮起，惊诧。

曲 嗨！划清界线了。

【老曲反觉获得自由，随曲跳起老年迪斯科舞，猛然想起什么，脱掉鞋子，光脚跳起来。跳了一会，听到另一侧阳台有声响，偷偷走到花墙跟前掀开床单偷看，见老何跳的正欢，便在一旁很有兴趣地看起来。老何突然转头，老曲慌忙放下床单。受老何感染，老曲情绪高涨，兴高采烈地跳起来。老何终于察觉另一侧阳台有声响，停住舞步，偷偷掀开床单，发现了老曲的秘密，也偷偷观瞧起来，见老曲转身，慌忙放下床单，禁不住偷笑。两人各不相扰地跳起老年迪斯科舞，跳了一阵，同时停下来，还想偷看一

下对方的舞姿，便同时来到花墙边，掀开床单向对方瞧瞧，恰在这时，被单滑落，两人打了照面，不胜尴尬。

何（先发制人地）老曲，你……你这是干啥呀？

曲（慌乱地掩饰）啊……我看有只苍蝇。赶苍蝇呢！

何（揭露地）赶苍蝇用得着脱鞋啊？

【老曲发现自己赤脚，越发尴尬。忙穿上鞋。老何看到老曲窘相，忍不住笑，老曲尴尬地笑，二人终于放声大笑。

何（感慨地）老曲呀，咱都这么大岁数了，还在一起整啥景呢？

曲谁说不是。

何我都看见你跳迪斯科了，跳得满不错呢！

曲不行，不行！还是你跳得好，（学老何动作）浪丢丢的。

何（推心置腹地）你说咱们这是怎的，不就跳跳迪斯科呗，还藏着掖着的。

曲（戏谑地）谁说不是，还用帘遮上了。

何（不好意思地）其实，都是放不下面子

曲老何，你说这面子是个什么东西？

何我也说不准是个什么东西，反正为了面子，该说的不能说，该做的不能做，不该说的不该做的，偏偏还要昧着心去说去做。

曲这话不假。

何做姑娘那阵子，我就喜欢花衣服，可参加工作进了机关，一件花衣服也没穿过，穿花衣服怕人家说腐化、轻浮，有资产阶级思想。退休了，我寻思这下不受拘管了，上服装店做了件花衣服，谁知姑娘见了，眼睛瞪得老大，说，哎呀妈呀！你要耍大彪呀！得了，妈不要面子，姑娘还要

呢放起来吧！

曲 （戏谑地）其实，你要穿件花衣服能挺漂亮！

何 行啦，别笑话我，我不过就是想遂遂心就是了。

曲 你说的不假，小时候，我爱吃糖葫芦，当了干部再到街上拔串糖葫芦吃就有失体面啦。今年春离休了，我把个卖糖葫芦的领到家，一口气吃了十二串糖葫芦！

何 哎呀，别吃出病来呀！

曲 那倒没有，就是多起了几次夜，一晚上就起来六次。

何 你看看，肚子吃坏了不是。

曲 我这儿子倒比你那姑娘体贴人，知道信给我送来三瓶痢特灵，对我说：“爹，再吃糖葫芦，你先吃几片痢特灵。

【二人笑。

何 有时候寻思，在机关，在儿女面前活的憋屈，自己一个人就好了，想干什么就什么，到头来也不行，自己还和自己过不去。就说跳迪斯科吧，就不敢到人前去跳，自己躲到公园小树林里去跳。

曲 你比我强，我不敢去外边跳，就在炕头上跳。我那炕，一年就修了三次。修炕师傅挺纳闷：你这老同志，家里也没小孩蹦跹，这炕怎么动不动就塌了呢？

【二人笑。

何 （真诚地）老曲啊，你说咱都土埋半截的人了，就不能大大方方活一回？

曲 大大方方活一回？

何 是啊。

曲 怎么个活法？

何 多来点实的，少来点虚的。

曲 （受到鼓舞地）好，那我就问你一句话，你一个人过日子真就是那么清闲自在？

何 （伤感地）自在啥呀，拉硬儿呗！一进屋冷冷清清，看人家老夫老妻有说有笑，心里酸溜溜的不是滋味啊！赶上有病有灾就更难，就算儿女孝顺，也不能总在身边呀！

何 那是啊，满堂儿女不如半路夫妻呀！

何 老曲，我也问你一句，你一人过日子就那么舒坦？

曲 舒坦什么？晚上连个捂被窝的人都没有，要是身边有个人，陪着说说话，唠唠嗑，早晨逛逛公园，晚上溜溜马路，多好！

何曲 （同时地）老曲！老何！

曲 你说。

何 你说。

曲 你看咱们俩……

何 咱们俩怎么样？

曲 咱们俩……咱们俩……

何 你倒说呀！

曲 （鼓足勇气）咱们俩……（话到嘴边又转口）跳段迪斯科舞吧。

何 （失望地）我以为你要说句什么惊天动地的话呢，不就跳迪斯科吗？来吧！

曲 （唯恐失去机会推脱地）人家曲子停了。

何 咱们自己放。

【老何下，老曲懊悔地拍了下自己脑袋。老何取录音机回，录音机里放出《冬天里的一把火》歌曲，二人随歌起舞，顿时，情绪激昂，感情奔放。跳到兴浓处，老何示意老

曲注意，她竟模仿小青年的样子跳了两步霹雳舞。老曲也不示弱，不伦不类的跳了几步太空舞，二人大笑。舞曲变换，录音机播放《马车夫之歌》当歌声至“你要嫁人不要嫁给别人，一定要嫁给我”时，老曲录音机一动，关闭了录音机。

何（不解地）怎么不跳了？

曲老何，我刚才要说的那句话，就是歌词中那句话。

何哪句？

曲别问了，你还是自己放一遍听听吧！

何你这不是难为我吗？

曲不，我要听你唱一遍。

何（激将地）咱不是讲了，要大大方方活一回吗？

曲（下决心地）好，我就豁出来了！（唱）你要嫁人不要嫁给别人，一定要嫁给我……

【老何羞涩地转身，老曲误以为老何要走。

曲哎！老何。

【老何转过身，二人对视，慢慢走向一起。

【幕落。



邻 里 之 间

尹丽华

时间 盛夏，星期天的早晨。

地点 某区新建住宅楼三楼两处阳台上。

人物 农村女人、四十岁、北方人。城市女人、四十多岁、南方人。

【幕启：舞台上两处紧挨的阳台，各自摆设不同。

【晨曲。

【农家阳台上母鸡咯咯下蛋声，片刻。阳台门打开。女人走出、喜形于色的捡蛋。

农 又下了一个！还差两个就三十整了。（喂鸡）你有功哇！来，多吃点，吃饱了猫一觉去！（拎筐进屋。）

【城市女人身穿睡衣懒洋洋出、做深呼吸。忽觉味道不对，四周寻视、听见了邻家阳台上的鸡声。

城 （不满意地嘟囔）真不象话，阳台上养鸡子，搅的周围的空气混死喽！（对观众）从她们家搬来，就没有睡过一个安宁早晨，这个鸡天天早上下个蛋就叫个不停，连星期天也不休息，叫，叫，叫得人好烦恼哟！

【农家女人端盆衣服出，边晒衣服边哼小曲。

城 （白了农一眼）多么好听的歌子，从她嘴里出来，一点味道没有。哼！乡巴佬！（进屋）

【农家女人晒完衣服，端起簸箕簸起粮食来。城市女人

出，拿着褥单，毛巾被等物于阳台上抖落起来。

农 （见状）哎——我说你轻点好不好？！

城 （明知故问）咋个啦？我干我的活计，碍你啥事啦？

农 俺这是啥的东西呀！你看这棉花绒子，头发查子都刮过来了，你说格不格痒人！

城 （小声地）瞧那个样子，还挺讲卫生的呢？（又狠劲抖落几下，农刚要问，城赶忙进屋。）

农 （对观众）你说这叫什么人，光干净自个了。（捡簸箕里的东西）

【城女人复出，随着屋内录音机的舞曲，跳起老年迪斯科来。农家女人见了、停止了手中的活计，情不自禁地跟舞，忽又忍不住笑出声来。

城 （止住舞步）笑什么？有什么好笑的？少见多怪！（又舞起来。）

农 （掩饰地）俺笑俺家的鸡，一早起来就不老实、活蹦乱跳！

城 （停舞）你这是指鸡骂——骂人！告诉你，城里是不准养鸡的，晓得不晓得？

农 俺在自个家屋里养，管你什么事了？

城 这样很不卫生，周围空气都让你家给搅和了，你晓得不晓得？

农 啧——你讲卫生？你就知道讲你自个家的卫生吧。你看这走廊过道，哪天不是俺打扫，你扫过一回吗？俺也告诉你，养鸡是俺的自由，你不让，没门！

城 我要到居委会告你去！

农 随便！听拉拉咕叫就不种豆子了。（狠簸几下）

城 挨你这样的邻居好晦气哟！（气得坐下扇汗）

农 你以 为 俺愿意挨你，实话告诉你吧，俺家那口子就是把钱交晚了一步，要不然俺摊的楼层比你还高一头呢！

城 （站起）你想的好美哟！能住上这一层就算你好运气喽！不满意，就搬回农村去嘛！

农 凭什么搬回去，俺凭钱买楼进城住，仗义！

城 哪个不仗义了？我家男人有职有位，我们应该住这样的房子。

农 你能住，俺也能住，这城里也不是你一家的！

城 乡下人进城就得守城里的规矩，知道吗？

农 亏得你还懂规矩，晚上睡觉稀里划拉打那什么麻子将，是“溜饼”，又是“油条”、“油丸”的，早上没人起来，录音机就先嚎 嚎 上了，这 也算城里的规矩？

城 （悠闲地浇花）是的是的，晚上打打牌消遣，早上跳跳舞是锻练，这才叫生活，你懂吧？

农 俺不懂，俺就知道挣钱过日子。

城 有几个臭钱就了不起了？（摸脖子上的项链，白了农一眼）有钱会花吗？

农 当然会！四大件样 样有，吃的 穿的用 的一样也不愁，你脖子上戴的才几个钱，（伸出双手）俺三个镢子就五千九。

城 我啥个时候要和你比钱喽？有本事咱们比比人！

农 （抬头）比人？行啊！咱先比老头子！俺老头子走南闯北挣大钱，到底挣多少，对你来说保密！你家那有职有位挣多少？一个月多说三百撑死了！

城 我的一对孩子有出息哟，一个清华，一个北大！

农 （盘腿坐凳上）咱别管他华呀，还是大呀，一个月哪个不得百八。你看俺那俩崽子，一个在商店当经理，一个

是饭店老板娘，月月不用掏钱不说，他们还得乖乖给老妈送钱来，你行吗？

城 你得意什么？金钱能买来知识吗？搞研科造卫星靠你那老板娘、经理行吗？不行的，还的靠知识，知识能造就人才，人才！

农 俺那也不是蠢才呀！长得有鼻子有眼，不傻不呆，活的挺龙兴！

城 （气）我没有说要比他们！

农 那比谁？

【城女人上下打量农，傲慢地白了农一眼。

农 噢，闹了归齐，你要和我比呀！（从凳上蹦下）来吧！

（数板）俺今年四十一，生了一儿和一女，一家四口凭血汗，一年能挣好几万。你行吗？

城 我的钱没你挣的多，我们干的工作对国家可是有贡献的。你对国家有什么贡献呀？

农 你有贡献，俺也有哇！俺村建敬老院我还献了五千元钱！前些日子，给北京戒严部队邮去两千块钱，有的是，花不了，孙子辈都够了，你行吗？月月见那有数的几个钱，想穿什么就得嘴里省，想戴点什么，肚子就得空，（摇摇头）不行啊！我看你身上还有点肉，你看你家那口子——

城 咱俩比，不要提我男人！

农 瘦得象个豆芽菜似的，你看俺家四口人，一个比一个壮实。

城 胖得象个猪！

农 你瘦得象个猴！

城 你——你怎么骂人？

农 你先骂我的!

城 你先骂我的! 你骂我男人象个什么、什么——

农 那不是骂,那是大实话,本来就象个豆芽菜嘛!

城 你怎么这样没有教养,简直象个泼妇!

农 你是个刁妇!

城 你纯粹是个无知的乡巴佬!

农 你是个刁歪的老南蛮! 老南蛮! 老——南——蛮!

城 你——你(气得说不出话来,瘫倒在地)

农 (对观众)属猪八戒的倒打一耙,她骂人,反倒说人骂她,骂怎么的,别以为俺农村人好欺负,好说好商量怎么都行,象她这样歪歪人就得治治,听见没有?

农 (见城无反应)说呀,说话呀,怎么不巴巴了,小嘴不是挺会巴巴的吗?(见对方无反应,跷脚观看,看不见,站板凳上看见了倒在地上的城市女人,)啊?死过去了,哎呀妈呀,这可怎么好,出人命了!(吓得直哆嗦)谁说气死人不偿命,可人命关天呀!(急得想从阳台上过,瞅瞅又不敢,四处寻路,猛想起,回屋。内传敲门声,片刻出)叫了半她家也没出来一个人,这急不急死人。(左顾右盼忽发现阳台上的木板,急中生智,将木板放两阳台之间,最后扶阳台墙爬了过去。

农 大嫂,大嫂,哎,醒醒,你醒醒。(见不清醒)于是又掐又捏,半天城市女终于醒了过来)

农 (喘了口气)哎呀妈呀,捂弄半天总算醒过来了,可把俺吓死了。

城 (见农气问)你——你过来干什么?在你家还没有骂够哇,跑到我这里骂更解气是不是?(猛想起)哎?你从哪过来的?

农 你说哪去了，我看你昏过去了，把俺吓得顺墙爬过来了。

城 （惊，站起）什么？你？爬过来的？这是三层楼的楼房噢，真是太危险，太危险喽，瞧你吓的一头汗。（掏手绢递给农）

农 （扶城坐凳上）你气性也太大了。

城 （掩饰地）不，是我气管不好，加上天热一点就上不来气了。

农 你身子骨也太薄了。

城 不瞒你说，我这病就是生气得的，好多年也治不好，常常要去看医生的，看看你，好福气哟！

农 好什么？过去也是穷的叮当响，要说好还不是这两年政策好，咱也跟着富起来了，大嫂，我看你家也行啊！

城 还好，过去一对穷学生，如今又供读两个大学生，不容易呀！

农 多念点书好哇，懂的多，见的广，就象你刚才说的那个人才。

城 （不好意思地）不，也不能这么说，人各有志，干嘛行都一样，七十二行，行行出状元嘛！

农 大嫂，我扶你进屋躺躺。

城 不，不，现在好多了，歇息一下就要去医院的。

农 对了，你说你得的是什么病？

城 气管炎！

农 哎，小毛病趁早别去化那大头钱了，我给你出个偏方，保管好使，你等等。（跳上阳台又要爬过，城吓的急去拦）

城 哎呀，可别再爬了。

农 （忽想起）对了，这回能走门了。（从城家出、从自家屋拎一小筐蛋复上）大嫂，这是二十八个红皮鸡蛋，从明天入伏开始，每天早上一个鸡蛋加 点川贝母 用香油剥着吃，三伏过后保险见强。

城 真的？

农 俺村有个李吼喽子也是生气得的，吼得上气不接下气，就用这方去根了，偏方 治大病啊！ 来，快拿着！（递筐）

城 这——这怎么好意思啊？

农 邻邻居居住着谁用不着谁。

城 那我给你钱好了。

农 怎那么格痒人，别寻思农村人就认得钱，把病治好再说，快拿着！

城 （上前）妹子，你看我刚才——

农 没有事，我说话也不中听啊！其实啊，我听说城里不让养鸡可这红娘花抱跟我多年了，一刀剁了是真不嘎什，好歹又快凑三十个蛋了，又是一付药，你不知道，这红皮鸡蛋可不好讨换了。

城 噢，这样贵重的，我真的一点也不晓得。

农 你先吃着，等再下两蛋，我就把它杀了，给你补补身子。

城 啊，不！不要杀的。我不要——

农 我这人说到做到，好了，别推了，快把这拿着，快，快点呀！

城 （感动地，接筐）妹子，我——都是我不好。

农 说哪去了，不打不成交嘛！

城 我真得好好谢谢你哟！